

藏館本基

136028

查



# 屈原研究

郭沫若



0(7)11

136028

0(7)11.8  
0734 郭

~~136028~~

# 屈原研究

郭沫若著

新文艺出版社

六三三·上海



歷 史  
屈 原 研 究

著 者 郭 沫 若

\*  
\* \*

有 版 權

1941年7月羣益出版社重慶第一版

本書根據“歷史人物”新四版紙型重印  
1953年4月第一次上海印0001—5000冊

書號(3)全[甲—5] 定價 半 5.8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國光印書局承印

\*  
\* \*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 目次

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一
二 屈原的時代·····	五
三 屈原的思想·····	六
附錄 離騷今譯·····	一七

## 屈原研究

### 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偉大的詩人要推屈原。他是生在戰國後半期的楚國的。司馬遷的史記上有一篇屈原賈生列傳，前半部便是傳的屈原。我現在把那大要摘錄在下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原。」

「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譏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遷而見義遠。其志深，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吝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郢。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諷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這便是屈原傳的大略。在傳的最後司馬遷還有幾句評論是：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因為他把天問、招魂、哀郢諸篇，和離騷一樣，都認為是屈原的作品。

自從有了司馬遷這篇評傳之後，兩千年來討論屈原的人大都奉以為圭臬。沒有人懷疑過。但在近幾年來卻是大大的發生了問題，竟連屈原的存在都有人要加以否認了。這個問題雖然是新發生出來的，但既有問題發生，如在未能解決之前，又來肯定着對於屈原要作進一步的研究，那等於是在砂上築臺，全部的努力會有成爲空費的危險，所以我在這兒要多費一點筆墨來討論這個問題，看看懷疑的人所持的理由究竟是否充分，而屈原這個人究竟是否存在。

提出了這個問題的人，第一個是四川的廖季平，據謝无暈的楚詞新論上說：

「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見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詞新解給我，說「屈原並沒有這人。」他第一件說史記屈原實生列傳是不對的，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連屬。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他第二件拿經學的眼光說楚詞是詩經的旁支……他以為詩經本是天學，所講的都是天上的事，自然楚詞也是一樣，所以有那些遠遊出世的思想，和關於天神魂鬼的文詞……他第三件說離騷首句「帝高陽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史記「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遊天下，傳令樂人歌絃之。」（秦皇三十六年）……」

廖先生的楚詞新解我還沒有看見過，他的詳細的論證我自然無從知道，但在這個簡單的轉述中他的主張的要點是揭示出了。

其次是胡適的讀楚辭，對於屈原傳也表示過同樣的態度。他說：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過問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爲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爲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傳尤其不可靠。（子）傳末（案在賈生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謚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隨頌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會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離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半稱屈平，後半稱屈原，五大可疑。」



胡適的文章我因爲手頭無書也還沒有窺到他的全豹，這一段也是由楚詞新論所轉錄下來的。他所揭出的疑問的確是很值得令人懷疑，我想廖先生以爲屈原傳不可靠，大約也就是根據的這些疑竇吧。

這兩位先生的懷疑是應該首先解決的，我們應該來當一個公正的審判官，要看看是司馬遷可靠，還是廖胡兩位可靠。

廖胡兩位先生，特別是胡適，對於屈原傳所提出的疑問，驟看都覺得很是犀利，但仔細檢查起來，卻一項也不能成立。（子）項所列的那一段話，早就有人說過是「後人所增」，而那增竄過的文字也還有傳爲「孝文崩」應該是「孝景崩」的錯誤。（丑）項的五大可疑也疑得不很周到。第一層的既疏了，既不在位了，而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我們如想到現在的一些要人下野出洋且發抒偉論的近事，便可以不費筆墨地得到了解。第二層的「放流」兩個字當成流謫解，是後來的人講錯了的。其實「放流」就等於「放浪」並不是說屈原在楚懷王時便遭過流刑。第三層的「秦虎狼之國不可信」的那兩句話，本來是很平常的話，昭睢可以說，屈原也可以說，就如現在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三尺童子都可以喊叫的一樣，那是毫不足怪的。但關於這一層更有人說昭睢就是屈原的。楚詞新論上引劉申叔的話說：

●殿本史記卷八十四考證引凌稚隆說。

「昭姓源流不可考，後世亦無昭姓。惟屈景二姓是楚同姓。史記所說屈原諫懷王及使齊的話，戰國策都作昭，無屈原名字。恐怕昭雖就是屈原。古音本通。」

這個見解的根據是非常薄弱的。莊子庚桑楚篇上說：「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所說的就是楚國的「三閭」屈景昭。甲氏就是屈氏，說它是音變固可以，說它是字誤也未嘗不可以。據此可見昭屈原本是二氏，昭是楚昭王的支庶，所以說是「著戴」，戴是代的假借。屈是楚武王的兒子屈瑕所封的采邑，所以說是「著封」。三者是完全不同的。莊子齊物論中有善鼓琴的昭氏，其名爲文，還有他的兒子也是承繼着父業的，可見昭氏並不是沒有流傳。總之昭雖不能說就是屈原，他與屈原同時而且大約是同志，所以他們說話相同，使齊時他是做了屈原的副使或隨員，也是說得過去的。

至於第三大疑問中言屈原傳中所有的事爲張儀傳所無，這是司馬遷慣用的詳略互見的筆法，毫不

①馬敘倫說「甲借爲屈，音同見紐。」（莊子義證第二十三卷十三葉。）

②楚昭王名珍與魯昭公同時，在春秋末年。

③楚武王與魯隱公同時，在春秋初年。

④馮子湯問篇有師文學鼓琴事，命曲園謂即昭文。呂氏春秋君守篇有鄭太師文鼓瑟事，馬敘倫也疑是昭文。（具見莊子義證第二卷十二葉。）當是楚國的人做了鄭國的官。

足怪。第四大疑問的黔中和漢中是胡適太着急，把原書看脫了一半。張儀傳上是說「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頃襄王二十二年才爲秦所取。「武關外」便是指的漢中，三篇文章並沒有衝突。只是張儀傳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實，後來楚也沒有給他，不用說武關外的漢中也沒有到楚國手裏。第五大疑問的前稱屈平後稱屈原，更不能成爲疑問，因爲「屈原者名平」司馬遷在開首一句就交代清楚了，稱平稱原本是兩可。前半有「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也明明稱的是原。而且「高平曰原」見爾雅。「上平曰原」見公羊昭元年傳，名平字原也是很合乎古訓的，不能說說司馬遷是誤把兩個人合成了一個人。

據上所述可見胡適對於屈原傳所發出的疑問均不能成立，更推到廖季平所懷的疑問大約也不過如此。若要更進一步，疑及屈原這個人的存在，那就未免飛躍了。本來屈原和現在已經相隔了二千多年，所有實質上的物證都是消滅了的，假定他的屍首被撈出而埋葬，將來有那樣的幸運把他的墳墓發掘了。傳說秭歸縣的屈沱有屈原的衣冠冢，但這是不可信的，只是後代的人所假託的東西——能够得道多數地底的證據，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但在目前仍然是只好信憑着和屈原相去不遠的人們的著述。司馬遷並不是對於屈原關心的第一個人，在他之前有長沙王的太傅賈誼和建都在楚末的舊都壽縣的淮南王劉安。賈誼有弔屈原的賦，收在屈原傳裏面。賦體既仿效楚辭，且多摹擬離騷的辭句，而賦中又明明說：

「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

遺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屈原在賈誼的耳目中是存在的。賈誼離屈原僅百餘年，所寄寓的地方又是長沙，曾經親眼見過屈原的故老都是有存在的可能的，關於屈原的遺說不用說是還十分新鮮。淮南王劉安是做過離騷傳的，那篇傳雖然失傳，但在屈原傳中還保存有一部分，便是「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那一節。淮南王既住在楚的舊都，他的門下又有不少的文人學士，關於離騷的來歷，他也必然是有所根據的。

●漢書淮南王安傳：「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博辨，善爲文辭，甚尊重之……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王念孫謂「傳當爲傳，傳與賦古字通……漢紀、孝武紀、高誘淮南鴻烈解、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均作賦」（讀書雜誌四之九，六葉。）游國恩以爲傳或誤爲傳，傳又誤爲賦。（楚辭概論二七八頁。）案以游說爲近是。

●班固離騷序及文心雕龍辨騷均如是說。



銘、芝罘西觀銘、刻碣石辭、會稽刻石、嶧山刻石等，卻都是以四字爲句。事實上秦人所做的文字都是很質實的，如詩經上的秦風，秦襄公時的石鼓文，與同這些刻石辭，和楚辭的氣韻格調完全不同，那是和民族的氣質與地理的風土有關，無論怎麼是不能扯在一道的。只有楚辭中的大招一篇，舊以爲是屈原所作，或景差所作的，要認爲是秦人的文章倒還可以說得過去。那篇是摹倣招魂，但僅貌合而神離，不僅決不是屈原所作，而且還不會是景差或楚人所作；因爲那裏面有「自恣荆楚安以定只」的一句話，荆是楚以外的人對於楚國的惡名，楚人自己是決不稱荆的。而且在那裏面又有「直嬴在位近禹磨只」的一句，「嬴」我怕就是秦姓的嬴。不過那裏面有些「政」字，又有「正」字，犯了秦始皇的諱，或者怕因爲是私家著述，不是公文，所以沒有十分講究吧。總之除掉這大招而外，廖先生的新穎見解是完全說不過去的。關於高陽的一節，王逸的注已經說得很明白，楚人的傳說也是以顓頊爲祖先的，不限於秦。在古代傳說中，嬴與辛兩姓是共祖。

不過在離騷裏面也還有一個疑問，便是那「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的兩句，要說是屈原自述

●以上均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見古文苑。

●石鼓文是秦襄公八年所作，說詳批著石鼓文研究（商務版）。

其名號，何以他不說名平字原？舊時的人有以爲這是屈原的小名和小字的，●我看這種解說也未免吃力。在我的意思，以爲正則和靈均是屈原的化名，文學作品慣用化名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屈原在我們中國要算是最先發明了這個例子。

屈原不僅是存在，而且很幸運地連他的生卒年月日都是可考的，這要算是古人中的僅有的一例。他的誕生年月日見於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是生於太歲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據呂氏春秋序意篇言：『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知道公元前二三九年是申年，推數上去，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顯王二十八年）該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沒有庚寅那一天。我看這是因爲歲星在事實上超了一次辰。歲星每八二·六年超辰一次，在那期間中超了一次辰，寅年便當得是前三四〇年，那年的正月小，甲申朔，庚寅是初七，與離騷相合。

至於他的死年是公元前二七八年的楚襄王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七年）死的，月日據傳說是五月五日。關於他這死年我在下章的論哀郢的一節中要詳細討論，在此我只揭出我所得到的結論：屈原是

●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引或說。

● 據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戰國秦漢長歷圖（見東洋天文學研究，有沈潛氏中譯本。）

活上了六十二歲的人。

由上可知屈原的生是上距孔子卒（前四七九年）一三九年，下距秦始皇兼併天下（前二二一年）五七年，他是生存於戰國時代（前四六三——二二一年）的後半期，是中國的統一快要完成的時代，也是中國的文化最爲燦爛的時代。他的同時代的學者，比他稍前的有商鞅、申不害、環淵、接輿、尸佼、宋鈃、孟軻、惠施、莊周、田駢、慎到、陳良、許行，比他稍後的有鄒衍、公孫龍、荀況、韓非，整整同時的政治家和他並且有特殊關係的有蘇秦和張儀。他的時代的確是羣星麗天的時代，而他在這個時代中尤其是有異彩的一等明星。因爲其他的人大概都是在理智方面發展的散文家，而他自己雖然也是一位政治人物，但同時是在感情方面發展的純粹的詩人。秦以前的詩人有詩集存在於世的就只有他一個。

他的同時代人中如環淵、陳良、許行是楚人，莊周是宋人，但和楚的關係很密切，這些人在他的思想和文藝上有怎樣的關係，我要留在下邊去討論。

屈原的家世卻不甚詳細。據漁父知道他是三閭大夫，便是楚國的貴族屈景昭三氏之一，史記說他和楚同姓，那是不可推動的。他的父親據離騷上說來是伯庸，那定然是號。古時候子孫稱父祖的字號是常事，金文中這種例子屢見不鮮。但準正則與靈均爲化名之例，伯庸是否也是化名卻很難說。不過他的先世是有過功勞的人，惜往日上說：



「惜往日之會信兮，

受命詔以昭詩。

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

這是很明白的。第二句的意義，王逸說，是「君告屈原明典文，」又說「詩一作時，」但照屈原的執掌上看來，當以詩爲正確，詩與辭通，屈原傳上所說的「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就是這一節的註脚。

他爲楚懷王左徒在懷王十六年許秦絕齊之前，是他三十二歲以前的事，但究竟是那一年就職，那一年去職，卻無可考。「左徒」的官職在令尹之下，頗不低賤，看楚世家說「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便可以知道。

離騷又有「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的一節，說文「嬃，女字也。楚詞曰：『女嬃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段玉裁注云「王逸、袁山松、鄺道元皆言女嬃，屈原之姊，惟鄭（玄）注周易「屈原之妹名女須，」詩正義所引如此。」據此可知對於「女嬃」有二說，或以爲姊，或以爲妹。但嬃又有妾義，易歸妹「歸妹以須，」陸德明釋文引陸注「須，妾也，」須即嬃的省略。朱熹的楚辭集注也以嬃爲「賤妾」。